



奇 衣

王程远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出 版 者 的 話

1. 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編輯、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“志願軍英雄傳”，全書共一百餘萬字，介紹了64位志願軍英雄、模範和功臣在抗美援朝鬥爭中的英勇事跡。

為了適應廣大青年讀者的閱讀需要和購買能力，經志願軍英雄傳編輯委員會同意，本社特從全書中選出27篇文章，分別編成14冊，每冊介紹了一位或幾位英雄、模範。

2. 本書介紹了特等功、一級英雄、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、某部偵察副排長楊育才的故事。

1956年6月

封面設計：丘 陵

奇

襲

王 程 远 著
彭 彬 插 圖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奇 鑒

王程远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2印張 83,000字

195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55,000

統一書号: 10009·149

定价(6)二角

楊育才，陝西省沔縣九區李家營村人，1926年生。1949年4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。1950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51年6月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，歷任偵察員、班長、副排長。由於在1953年夏季進攻戰役中率領偵察班深入敵後殲滅李偽軍“白虎團”團部及美軍榴砲營指揮所，功績卓著。1953年10月13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領導機關特決定記特等功，並于1954年2月16日授予“一級英雄”稱號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授予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英雄”稱號，同時授予金星獎章和一級國旗勳章。

1

朝鮮的東綫，有着重重疊疊的高山峻嶺。像花絮一樣潔白的雲朵，貼着山峯，繞着山巒輕飄飄地游動。雲縫里，照射出灼熱的陽光，使綠色的田野，反射出晶瑩耀眼的光芒。道路上、山谷里的積水，被陽光晒得蒸發起水氣。水氣順着微風緩緩流動，就像半空里掛着一幅隱約可見的輕紗帷幕。

在這個雨後的晴天，有一支隊伍沿着蜿蜒的山路，從前綫返回來。走在團隊前面的，照例是担负着打“路標”任務的偵察員們。往日，像這樣的大白天，很少有大部隊行軍。今天，

領導上作這樣的決定，偵察員們都敏感地猜測：也許是停戰快要實現了吧！他們三個一堆五個一伙地議論停戰談判即將達成協議的消息。这个消息虽然还没有在部隊里正式傳達，可是，它却像股風一樣，在偵察員們的耳旁傳來傳去。

說實在的，“停戰談判”這幾個字，在偵察員的耳朵里都听出繭來了。大家总不太相信和美國鬼子能談出什麼結果來。現在，一提起來却叫人納悶：要說不會“和”吧，那為什麼仗打得正熱火的時候，啪的一家伙不打了，還緊接着把部隊從陣地上撤下來。停戰談判將近兩年，從來還沒有過這樣的情況呢！他們一路上不住地爭論。有的說：“這一回停戰有門兒！”有人立刻反對說：“敵人，他願意停戰？那不砸了他的戰爭飯碗！”另一個人說：“他不停戰也不成！這幾年給他的教訓還嫌不夠？我們揍得他頭都抬不起來啦！”還有的人插進來：“這路子事，誰也不能肯定。停戰協議還沒有簽字呢！依我看，也可能，也不可能……”

在偵察員們頭里，有一個魁梧的人。他的身材比別人都要高，兩臂粗壯，胸圍寬闊，像個金剛似的。他的臉型橢圓，額頭微凸。在他潔白而泛紅的臉上，一對銳利而和善的眼睛，特別顯得有神。這個人，偵察員們总是尊敬而親熱地叫他楊副排長，很少叫他的名字楊育才。

楊育才和大家一樣，很關心這個重大的事件。但他却没有參加爭論。這倒不是由於他沉默寡言的緣故，而是由於他不喜歡在路上漫無目的、喋喋不休地爭辯。他迈着大步走着，雨後初晴的天氣，使他的心情歡快而開朗。他挺起胸脯，大口

大口地呼吸山野里清新的空气。他眼睛眯縫着，貪婪地望着浮動的白云，仿佛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樣。在他的眼里：山嶺、樹木、黃褐色的土地、綠油油的田野……這一切，甚至連腳下的稀泥，都洋溢着蓬蓬勃勃的生氣，都好似自己的家鄉——陝西沔縣一樣美好，一樣親切！過去在戰場上，每逢見到被毀的村莊，受難的朝鮮老鄉，他的內心總有一個願望：盼望朝鮮老鄉能早一天從艱苦、災難的日月，轉入和平安寧的生活。但是，在戰鬥的日子里，這兩種生活有着不可設想的距離。如今，那和平安寧的環境，就像一步可以跨到了。他露出了欣慰的笑意，一邊走，一邊想：板門店的談判有了進展，敵人阻撓了兩年的戰俘問題也基本上達成協議了，停戰協定就差在文件上簽一個字了，難道，敵人還會節外生枝地來破壞停戰的實現么？

中午，他們到达了預定的地點——泉瑞里。這裡和前綫附近任何一個山村一樣，荒蕪而淒涼；這裡只有坍塌的草屋和緊貼着山根的防空洞。他們剛進村口，老人們和孩子們都從窄小的防空洞里鑽出來歡迎。頓時，偵察員們就被朝鮮老鄉團團圍住。

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媽媽，臉色焦黃，嘴唇緊緊地往里凹着。她的一雙干瘦的手，按住楊育才的胳膊，眯着眼睛，把楊育才從臉看到腳，又從腳看到臉。微風把她的白髮掀起來，遮住了眼睛，她沒有理會，只是用手輕輕地撫拂着楊育才的衣角，揭去他身上的黃泥巴。當老人的手拂去他臉腮上的泥灰時，楊育才也不由自主地把老人的白髮理到後面去，還用朝鮮話說：“老媽媽，我和你的兒子一樣啊！”老人的眼角上挂着笑

紋，點著頭。

然而，這笑紋沒有挂得很久，老人側過臉、垂著頭、睜大眼睛，向地下看著，嘴角不可抑制地搖動著，好久好久沒說一句話。從老人發呆的眼神里和那布滿皺紋的臉上，一下子就可以看出：她曾經受過極大的驚恐和磨難，心里有著深沉的憂愁和難忘的悲傷。楊育才努力收集自己會說的朝鮮話來安慰老人，他恨不得把一切有關停戰的消息都告訴她。

“老媽媽！”楊育才放大嗓子說了一句，又立即停住。語言不同，想把要說的話全都告訴老人，實在太困難啦。他把所有的意思縮成一句話：“太平快快的有啦！”

“能是真的嗎？”老人把歡欣藏在眼睛的深处，用朝鮮話問道。

“真的！”楊育才聽出了她的話，笑咪咪地點著頭回答。

“可盼到這一天啦！”老人拿著楊育才的米袋，佝僂著腰，迈著緩慢的步子，向防空洞走去，眼睛里不知在什麼時候挂上了淚花。也許是老人過於激動了，也許在這個時候老人更痛恨戰爭給她帶來的損失。楊育才發呆地望著她，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防空洞口。看見那些低矮的防空洞，楊育才心里在說：“等停戰實現後，第一件事，就是要抽出空來，幫助老鄉們蓋房子。”他滿臉堆笑地瞅著那些比較平坦的地方，心想：“趕上星期天，全排一起動手，一天蓋座房子，沒有問題！”

午後，天色又有些變化，狂風吹著大朵的烏雲在空中奔馳。楊育才正在駐地附近來回走動，一班長李培祿一瘸一拐地走進村來。每次長途行軍，他總走在頭里，這回，不知怎的

却拉在后面了。楊育才急忙赶过去接他的背包。他执拗地拒絕了楊育才的帮助，沒干沒湿的把背包往地上一扔，就一屁股坐下去。他掏出烟斗。这心爱的烟斗，是第二屆祖國人民赴朝慰問团送來的，上面刻着：“祖國——我的母親”这几个字。有一度，烟斗上的字跡快磨得看不清了，他化費了許多時間又把它重刻清楚。以往，在吸烟之前，常是翻來复去地看着。然而，这次看也沒看，只是巴答巴答地吸烟。

“看你那个样子，是不是脚上打泡啦！”楊育才瞅着他，眨了眨眼睛笑着說。

“別提啦！副排長，脚上沒有一点毛病，就是挪动不开步子。”

“那是怎么啦！”

“怎么啦！心里憋得慌！仗打得正來勁的时候，一下就不打了。”李培祿性情就像炮筒子，他从來不把話留在肚里。磕着烟斗，瞅着地皮，猛地抬起了头，气呼呼地說：“跟敌人停战，我就想不透，談这、談那，归根到底，我們讓了一步又一步，敌人可倒好，倒像抓住我們的小辮啦！得寸進尺，沒有个完。为什么空着鞭子不使喚，硬要和敌人打这种交道呢？”

“啊——你是为了这个生气！”楊育才蹲下來，和李培祿靠在一起，慢声細語地說：“这應該从大的方面着想着想。我們出國作战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保衛祖國援助朝鮮。這兩年來，敌人打怕了，願意坐下來和我們談判，我們为什么不談呢？談判还不是为了爭取和平嗎？我們出國作战，是为了这个，停战談判，也是为了这个！”

“談和平，那是要兩家都誠心誠意。可是，美帝國主義的心和我們不一樣！一抹臉，就不認賬；我們跟它談和，它還以為我們怕它呢！”

“是啊！光談和，它是不会老老實實地跟我們和的。不過，我們打得它怯陣了，和的可能性還是有的；到那個時候，也許它還會找上門來求和呢！”楊育才用眼角掃了掃李培祿那煩躁的臉：“要是真能和下來，那有多好！你想，一顆火箭炮彈，就是半斤金子……要是把這些錢用在建設上，咱們祖國能蓋多少座大樓和工廠？”

“和平，那當然是好！”李培祿喘了口粗氣，猛地站起來，話音里充滿憤懣的情緒，“可是，敵人殺了多少朝鮮老鄉，毀了多少朝鮮房子，難道這些就算拉倒啦！我們還沒有報仇呢！”

“李培祿，打仗，不光是為了報仇，主要的，還是為了爭取和平。”楊育才也站了起來，眼光炯炯地注視着李培祿，“自然，我們也得警惕。敵人是會耍無賴的：失敗的時候，用談判來當煙幕彈；等緩過勁來，又一面拖延談判，一面發動進攻。我們再希望和平，也不能喪失警惕，還得隨時準備打擊敵人的違犯！”

這時，遠方出現一個奔跑的人影，急匆匆地來到楊育才的面前，把他們的話打斷：“楊副排長，團長叫我來通知你們，馬上整隊，連夜返回前綫！”通信員說完，扭頭就要往回跑，楊育才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問道：“發生了什麼情況？”

“鬧不太清。”通信員一面掙脫着要走，一面咬牙切齒地回答，“聽說李承晚又破壞停戰了，還扣留了我們 27,000 名被

俘人員。”

“啊——”楊育才把嘴一裂，舉起拳頭，像鐵錘一樣擊在膀骨上：“眼看快停戰啦，可又給李承晚這老狗毀掉了！不打痛他，戰爭是停不下來的。”

“李承晚這雜種，我早看透他啦！”李培祿怒氣沖沖地喊着，“他扣留我們兩萬七，我們用槍消滅他個七萬二……”

“李培祿！不用多說了。”楊育才心胸里充滿怒火，“你先整隊去，叫大家趕快吃飯。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不用管我啦！”

天空里，烏雲飛滾着，越來越低地壓下來，吞沒了山峯，又吞沒了山腰，天變了。楊育才看看天色，又凝視那小防空洞，就像那位老人看他的時候一樣，痛楚憤懣絞着他的心。怎麼和老人告別呢？怎麼把這突然的變化向老人講清楚呢？“好吧！”他默默地自言自語道：“老媽媽，別生氣！我對你說的話，遲早會實現的！”

這是1953年6月下旬發生的事。部隊當天冒着風雨向金城前綫挺進，指揮員和戰鬥員們的意志完全一致——寧願赴湯蹈火，也要拯救和平！

2

許多許多部隊開到了金城前綫，要向破壞和平、叫囂戰爭的美李匪幫進行一次強大的進攻戰。列在作戰計劃里的，有這麼一項任務：在戰役開始發起進攻的同時，派一支小部隊插

入敌后，用化裝奇襲的手段，歼滅李伪軍中所謂“精銳師團”的首都師第一團團部。伪一團是伪首都師的主力，他們都叫它“白虎團”。敲掉縮在金城这个突出地帶里的硬釘子，可以有效地配合整个部隊向南推進。然而，这却是一个十分双險的任务。

完成這項任务只需要一个班的偵察員。从实战的需要來看，这么些人是不够用的。可是从行动的困难來看，就是一个班也顯得多了。重要的不是多一个人或者少一个人的問題，而是需要一个坚强的指揮員——他不僅敢于冒險，勇于牺牲；而且要在天大的困难面前毫不畏縮，在每一个紧要关头，都能机智果斷而又能正确地决定行动。

团政委苏克接受師司令部的指示后，为了安排这支部隊的行动計劃、物色一个坚强的指揮員，和偵察股長趙士君整整談了一个通宵。他們把偵察參謀、偵察排長、副排長都研究过了。經過反复考慮，他們初步决定由楊育才帶着去。

楊育才知道了团首長的决定后，心里除了愉快的感觉外，还急于想探索一下完成任务的底細。准备工作很多，从哪里下手呢？他决定到觀察所去一趟，于是順着曲折的交通溝跑去，兩只脚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子。就連有人喊他也沒有听见。直到那人咕咚咕咚地跑过来，拉住他的后襟，他才停住步子，轉过身來。

站在他面前的是聯絡員韓淡年。这是个20來歲的小青年，聪明机伶，又俏皮，又精神。他有点生气似的埋怨：“叫你好几声，也不答应。干啥那么急？”

楊育才笑着回答：“韓淡年，我這兩天很忙，有什麼事，等以後再說好不好？”

韓淡年調皮地拱了下嘴，眨眨眼睛，湊到他跟前，踮起腳尖，用一只手擋住他的耳朵，悄聲地問道：“楊副排長，你在趙股長那里干什么來的，這麼老半天……”

“沒干什么！”楊育才很快打斷他的話，急着要走。

韓淡年緊跟在他的後面叨咕着：“楊副排長，你們是不是要去打偽一團團部？”

楊育才忽地站住了，仔細打量韓淡年，心想：“奇怪，這小家伙怎麼會知道的呢？這是個軍事秘密呀！”他趕忙裝着驚訝地問：“真有這個事嗎？怎麼沒听趙股長說呀！”

韓淡年正正經經地說開了：“昨天夜里，股長帶我去審問俘虜去啦！問的盡是偽一團的事，我心里琢磨，准是去打偽一團，要不，問這些干啥！”

“都問了些什么呀？”楊育才扶着韓淡年的肩頭，竭力保持平靜的聲調問。

偽一團的情況不正是他想了解的嗎？而且越具體越好！表面上看來，他好像是漫不經心地閑扯，實際上，他是根據自己的需要，一句接一句地問起來。韓淡年告訴他偽團部在二青洞，他就緊接着問：“在二青洞哪一邊？”韓淡年告訴他偽團部有個警衛排，他就問：“警衛排離團部有多遠？是分散住，還是在一塊？”好些問題，韓淡年也答不上來。最後，楊育才拍拍屁股上的灰土，握住韓淡年的手，眼對眼地笑了笑說：“好小伙子，若是真打偽一團……”



“楊副排長，帶我跟你們一起去，行不行？”韓淡年沒等他說完，就把找他的目的攤開來了。

楊育才打心眼里喜歡這個聯絡員。要是有了聯絡員一起去，遭遇敵人就好應付得多。可是，這個秘密行動沒有正式宣布以前，他不能隨隨便便地流露一點。

“楊副排長，打仗，我決不會胆怯的。我到朝鮮快兩年啦，可是對朝鮮人民還沒有一點貢獻。我是朝鮮族人，我是個青年團員，就是在戰鬥中為朝鮮人民犧牲，我也甘心情願！”

“韓淡年，你的決心是好的，我也很歡迎你一起去。不過，你不是偵察排的戰士，我可不能決定。”楊育才慎重地回答。最後還是給韓淡年想了個辦法：“我看，你到股長那里去要求要求，就說若有任務交我們去執行，你也要求一起去。”

韓淡年聽了這話，蹦蹦跳跳地和他分道而去。不一會，楊育才就到了觀察所。他拿起望遠鏡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。太陽已快落山，雲霞張布。橫亘在金城兩側的弧形障地、綿延不斷的山嶺、隱隱約約的地堡、密密麻麻的鐵絲網、縱橫交錯的交通溝……都一一在他眼前劃過。當他把望遠鏡移向二青洞一帶時，他仔細搜索注視，極力記住山巒的輪廓和溝口的兩棵松樹，心里還想道：“回頭讓每個執行任務的偵察員都看它几遍，一直把地形與道路熟悉到這樣的程度：哪一個腳印應該踩在哪个窩窩里。”

說實在的，憑什麼越過敵人嚴密設防的前沿呢？又憑什麼穿過崗哨重重的20多里遠的縱深呢？……楊育才知道：這一切，除了臨陣時勇敢、果斷和機智以外，非常重要的是：充分

地細致地做好战斗准备工作。

3

金城進攻战役全綫發起攻击的日子，決定在7月13日夜裡。这天晚上，楊育才和12个偵察員，到达進攻出發地——陣地前沿的一个小坑道里。

小坑道，既狹窄又漏雨。在靠里一点的角落，放着一盞豆油灯。落在附近的炮彈，不时的震下坑道頂上的稀泥和碎石，使灯火一晃一晃地几乎熄滅。借着微弱的灯光，偵察員們都用好奇的眼光欣賞着自己的打扮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动不动就嘻嘻嘻嘻地笑起來。有的把槍托一拍就說起快板來：“偵察員，真能干，精神足，心头欢。武松打死一只虎，我們要打掉老虎团。”

韓淡年和包月祿兩個年齡相仿的小青年，膀靠膀地坐在一起。韓淡年打扮的是偽軍的小隊長，他裝模作樣地向包月祿問道：“你看我像不像？”

“像倒是像，就是嘴上沒毛。”

“就是辦事不牢，是不是？”韓淡年接着包月祿的話說，“你等着瞧吧！准能把敌人指揮得蒙頭轉向的。……”

韓淡年向包月祿做了个鬼臉，抬頭看見另一个聯絡員金大柱楞乎乎地看着他倆發笑，便故意調皮地湊到这个不受說話的聯絡員跟前，拿着架子說：“到时候，敌人不讓走，我这小隊長就要罵人。咱先說好，挨罵可別回嘴，要回嘴等回來以后再回。”

韓淡年兴冲冲地和这个說兩句，又和那个說兩句，然后走到楊育才面前，出神地相着这个化裝成美國顧問的副排長。他本想喊兩句：“大家看嚟！哪來的美國老总！”可是，一看到楊育才嚴肅地坐在那里考慮着什麼，便沒有敢打擾，只是靠着副班長趙順合的耳边說：“副排長化裝美國人真像，眼眸子有点發黃，个子大，也扎实……”

趙順合本來是很少开玩笑的人，这次也破格地大声說：“像是很像，就是鼻子矮了点。”

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，坑道里充滿着欢乐的气氛。楊育才心里不像別人那样無愁無慮，他不时地站起來走走，到坑道口，看看天色，問問值班的觀察員有沒有什麼動靜。还不时地抬起手腕，把夜光表看了又看。夜光表，錚錚錚錚地走着，時間一秒鐘一秒鐘地过去。走得多慢啊！進攻怎么还不开始呢？他又回到原处坐下來，尽量摆脱焦灼不安的心情，默默地尋思起來。

对待这次任务，自己早就抱定决心：哪怕付出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它！但是，問題不会这么簡單，执行这样的任务，不同于别的。这一路上，究竟会有些什么样的困难呢？如果在半路上遭遇意外，牺牲了那倒算不了什麼，就怕付出生命代价，还完不成任务。楊育才左手拂着前額，猛地站起來，心里像答辯似地說：“不，不会的，不論什麼意外的情况，我們也要战胜它！”

空中突然閃过一道閃电一样的金光，楊育才立刻从沉思中警覺起來，看了看夜光表——炮击的時間到了。他嗖地跑